

呢?”

贾母不语，自个翻阅，对诗稿质量，她挺关心的，看着看着，她皱起眉头：“呸，‘泪眼观花泪易干，泪干春尽花憔悴。’你们看看，是不是格调太低了些？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不成熟的个人意见嘛，你们可以再斟酌斟酌。总的说来，你们桃花社办起来了，对我大观园的书香气氛是大有振作，这是主流。不过呢，不要得意忘形，还要更上一层楼。当前诗社有两点要考虑考虑：第一是明确我们的当前，把握脉搏，要无愧于我们大观园，更要有点点大局观。第二是要有更多的人入会，有夸奖，就再扩大扩大吧。你们家看，这两点，是不是？”

黛玉说：“老祖宗教诲极是。我们女孩儿家，足不出大观园，写几句花儿鸟儿，原是说说笑笑，寄兴寓情，横竖大礼不错就罢了，不晓得大局不大局的事儿。”

贾母说：“这样的认识就浅薄了。你们的诗作，老实说，混到唐诗中去谁也不会说不是唐诗。你们的诗，究竟反映的是清朝的生活还是明朝的生活？你们考虑过吗？”

“好呀，我们的诗可与唐诗平起平坐不分高下了！”

“大胆，放肆，你们这是鱼目混珠，不知天高地厚！”

“老祖宗息怒，请问老祖宗，我等究竟是明朝人还是清朝人，还望老祖宗明示。”黛玉宝钗怯生生地一齐问道。

“这些问题，就需要大家深入认真地去研究讨论，取得共识。诗人嘛，还应该懂得多一些，应该是历史学家、儒释道的思想家、风水地理学家、甚至药学家、美食家嘛！”

“哦哟，这么些家，好难当呕！”黛玉宝钗茅塞顿开，直是点头。

“第二个问题，考虑诗社的影响，应该集

聚更多的人到诗社中来，如像薛蟠这些，还是可以的嘛。把他们弄到桃花社内，他就不会到处去纠缠人家女孩子，到处去打架了。”

众姐妹掩嘴嘻嘻低语，不敢高声议论。作为一社之长，林黛玉不能不发言了：“老祖宗说的这个薛蟠呀，这个连‘唐寅’二字都认做‘庚黄’的人，也是写诗的料子？”

贾母说：“颦儿差矣，就你这一句话就显得孤陋寡闻了。你们了解薛蟠吗？他那‘悲愁喜乐’诗，你们读过吗？论题材，论旨意，论写法，都很新鲜。那真正是‘人人心中有，个个笔下无’的作品哪，你们这些……不是说笔下无，甚至口中无，你们能比吗？不只你们，我还没见谁写过呢！究竟属何流派，还没人敢去研究，你们怎么能低估他的价值呢？”

黛玉忙说：“薛表兄有如此振聋发聩之作，我实是浅陋寡闻，从未听说从未见过，祈求老祖宗见谅！”她看看宝钗，又说，“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宝钗说：“我哥哥的诗呢，我也没看见过，我不敢妄加评述。大家看看，老祖宗评述如此精当，定当是佳作名作无疑。这样的诗作者，理应吸收到桃花诗社来才是。”

宝玉麻起胆子提醒宝钗：“宝姐姐，你这样明火执仗拉表哥入社，不怕别人闲言杂语说你拉关系走门子？”

宝钗微微一笑：“我坦然得很！我哥哥人不入桃花社，他本人实在无所谓。我作为副社长，是为桃花社着想，才执意邀他人会的。”

“宝姐姐，别卖关子了，你直说原因吧。”

“第一，我们诗社要玩耍乐要银子，哥哥可以慷慨出手。诸位恐怕还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，去年海棠诗社菊花诗会上的螃蟹是谁赞助的？当时我和我哥打个招呼，要他几篓